

# 清朝三百年艳史

(民国) 费只园 著

# 第一回 吴三桂一怒裂家书 侯朝宗三生盟画扇

风倒梧桐，问故迹仗谁收拾？空怅望白山黑水，黯然消灭。宫史已随烽火散，美人不共繁华歇。笑白头剩得旧钞胥，从容说。 观风俗，辘轳节，操褒贬，春秋笔。有绮情侠气，孤忠奇烈。舞扇歌衫同点缀，脂钿粉盥都狼籍，话沧桑还见玉鱼寒，铜驼泣！

调寄《满江红》

这一首词，是清代三百年艳史的楔子。清代这三百年里，名臣硕士，儒林文苑，自然有清史流传出来。便有什么艺术方技，仗着一点小小本领，也都搜罗在史传里面。独有妇女，不过把孝义节烈的表扬一番。这些可泣可歌可感可叹的艳迹，全要靠着稗官的小说，名流的笔记，曲曲折折的替他宣布。可惜不是一人一事，便是一节一段，容易散佚，容易遗忘。要知道，这一个艳史，不是单说那脂香粉腻、纸醉金迷，便是孝义节烈、艺术方技，只要是出于妇女，那样当不起这个“艳”字？在下编这部艳史，便守着这个宗旨。论到清代在建州、在辽东的时候，什么王皋呢，什么洪承畴呢，道途遥远，宫闱秘密，也不敢便算做实录。倒是清代入关，定鼎北京，有这三百年天下，却靠着一篇艳史激成功的。

这大周昭武皇帝吴三桂，原是辽东人氏。他父亲吴襄，明朝崇祯初年，已经官拜锦州总兵。三桂生下来聪明绝世，膂力过人，十八岁便考中了武举人，跟着父亲随营效力。这个时候，清代方才得着兴京，在辽东一带地方骚扰。后来声势渐大，连经略熊廷弼、袁崇焕这班人都奈何他不得。吴襄的能耐，自不必说了。三桂因为父亲失机下狱，依然升他做了总兵。这感激涕零，满想立功救父，把宁远守的铁桶相似，李自成飞也飞不过来。崇祯知道三桂是有用的，便召他一朝，要他专御流贼，先把吴襄开释了，提督京营。这时三桂奉到这样恩旨，自然将宁远事务交代了裨将，银鞍白马，皂盖朱幡，浩浩荡荡进了北京城朝见，崇祯着实慰劳了一番，便封做平西伯。

满朝这班趋炎附势的人，第一要算得嘉定伯周奎。这周奎是周皇后的父亲、崇祯的国丈，知道三桂得宠，便想同他联络。约了日期，设筵款待，真是八珍并荐，百簋俱陈。酒过三行，一班一班的歌童舞女，轻裙广袖，利屣长裙，前来叩拜。三桂在那宁远的地方，毡居毳幕，膾肉酪浆，那里有这天堂般的住宅，天仙般的美人？况且戎马半



生，连妻子都不大相见，虽则素性是好色的，也无从发泄出来。正在呆呆的望着，忽然耳朵边听见说道：“圆圆替伯爷把盏！”三桂顿然一惊，面前却站着一个雪肤花貌、丰容盛鬋的人，身上是团花锦袄，百蝶宫裙，罗袜弓鞋，亭亭玉立。头上还腾着珠光宝气，盘了一个内家新髻。恐怕曹子建的《洛神赋》、杜少陵的《丽人行》还描摹他不像。三桂正待发言，圆圆早捧着酒壶向三桂嫣然一笑，斟满了一杯，递到三桂手中，说道：“伯爷请酒！”三桂模模糊糊连尽三爵。圆圆已执壶退下，入内更衣。下面一片箫管之声，正如流莺乳燕，春啖皇州，令人觉的心醉。周奎对着三桂，频频劝酒，那知三桂的神魂，早跟着圆圆去了。周奎也懂得这种光景。只见圆圆换了一身妆束，抱着琵琶，婷婷袅袅的走出来。正待拨弦转轴，周奎便道：“伯爷不是外人，圆圆尽可侍坐。”圆圆趁势偎在三桂旁边，唱了一出。三桂更乐不可支，忽然大声说道：“圆圆爱我！”下面歌童舞女，顿然一吓。三桂微笑道：“忽发狂言惊四座，两行红粉一齐回。我竟成扬州小杜了，老皇亲不要见笑。”周奎便道：“国家多难，流贼内讧。西北边防，撤除殆尽。还仗着将军一隅保障，不敢越境而北。一旦逼迫畿辅，老夫衰迈，还有什么力量抵挡？圆圆是老夫自幼养成，色艺俱还不弱，将军见爱，尽可奉赠，只是老夫全家俱要将军保护了。”三桂不道周奎这样的慷慨，连忙答道：“老皇亲的事，便是晚生的事，但不知见赐圆圆何日可以奉迎呢？”周奎道：“圆圆谢了伯爷的赏，收进房去，收拾收拾，跟了伯爷同归便了。”圆圆果然拜了下去，弄得三桂受又不是，还又不是，便命停乐撤席，品茗闲谈。三桂总说流贼易灭，辽东难制。圆圆又换了青衣便髻，更觉得容光焕发，奕奕动人。一阵宝马香车，圆圆便算是三桂的陈夫人了。

三桂引着圆圆叩见吴襄夫妇，自然有平西府里的人筹备团圆家宴，画屏银烛，檀板金尊，又是一番景象。三桂上表请了三天病假，杜门不出，只是陪着圆圆。在天比翼，在地连理，山盟海誓，三桂全为圆圆颠倒。这圆圆本是周奎买来的南中歌女，枇杷门巷，杨柳楼合，那一处不曾经历？周奎趁着田贵妃薨逝的期间，教导了圆圆许多仪注，进奉皇宫，料定崇祯必然赏识。那知崇祯忧劳国事，惨念故妃，依然发回周奎家中。周奎正在无可安插，此时却便宜了三桂。

三桂假期已满，料想不能再留，宁远的紧急文书，又雪片的来催，只得别了圆圆，出京西去。一路茅店鸡声，板桥人迹，却是凉秋九月的天气，回想锦衾角枕，玉软香温，真是霄壤之隔了。没精打采到了宁远，忽然接到崇祯谕旨，叫蓟辽总兵王永吉迁徙宁远兵五十万入卫，叫三桂留着精锐殿后。三桂刚带着军马，到得山海关，前方的谍报说，李自成已经攻破京城，帝后同殉。三桂得了这个消息，想着圆圆，觉得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。正想兼程并进，北上勤王，忽报北京有家书到来。寄书的人奔进营中，将书呈上，认得是旧仆吴贵。三桂等不及拆书，便问：“老太爷好否？”吴贵说道：“被囚了。”又问：“老太太好否？”吴贵又说道：“被囚了。”三桂道：“这不要紧，我到京自然释放了。陈夫人呢？”吴贵说道：“被掳了。”三桂又道：“不同老太爷、老太太一起吗？”吴贵哭道：“被新皇帝将官刘宗敏掳去入宫了！”三桂道：“好好，父亲叫你来劝我从贼，我是大明臣子，只有讨贼，那有从贼的道理？”便把家书纷纷裂碎，写了八个字回复吴襄，说道：“父既不忠，子也不孝。”打发吴贵走了，便想明朝的兵力，要不过李自成，若要夺回圆圆，重偕伉俪，只有出关借兵的一法，也顾不得父母的生死了。后来吴梅村

祭酒有《圆圆曲》一首，而说此事道：

鼎湖当日弃人间，破敌收京下玉关。恸哭六军皆缟素，冲冠一怒为红颜。红颜流落非吾恋，逆贼天亡自荒宴。电扫黄巾定黑山，哭罢君亲再相见。相见初经田窦家，侯门歌舞出如花。许将戚里篳篥伎，等取将军油壁车。家本姑苏浣花里，圆圆小字娇罗绮。梦向夫差苑里游，宫娥拥入君王起。前身合是采莲人，门前一片横塘水。横塘双桨去如飞，何处豪家强载归？此际岂知非薄命，彼时只有泪沾衣。薰天意气连宫掖，明眸皓齿无人惜。夺归永巷闭良家，教就新声倾坐客。坐客飞觞红日暮，一曲哀弦向谁诉？白皙通侯最少年，拣取花枝屡回顾。早携娇鸟出樊笼，待得银河几时渡？恨杀军书底死催，苦留后约将人误。相约恩深相见难，一朝螭蚁满长安。可怜思妇楼头柳，认作天边粉絮看。遍索绿珠围内第，强呼绛树出雕栏。若非壮士全师胜，争得蛾眉匹马还。蛾眉马上传呼进，云鬟不整惊魂定。蜡炬迎来在战场，啼妆满面残红印。专征箫鼓向秦川，金牛道上车千乘。斜谷云深起画楼，散关月落开妆镜。传来消息满江乡，乌柏红经十度霜。教曲妓师怜尚在，浣纱女伴忆同行。旧巢共是衔泥燕，飞上枝头变凤凰。长向尊前悲老大，有人夫婿擅侯王。当时祇受声名累，贵戚名豪竞延致。一斛明珠万斛愁，关山飘泊腰支细。错怨狂风扬落花，无边春色来天地。常闻倾国与倾城，翻使周郎受重名。妻子岂应关大计，英雄无奈是多情。全家白骨成灰土，一代红妆照汗青。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，越女如花看不足。香径尘生鸟自啼，屣廊人去苔空绿。换羽移宫万里愁，珠歌翠舞古梁州。为君别唱吴宫曲，汉水东南日夜流。



吴三桂将陈圆圆接回平西府

三桂后来仗着大清的兵力，果然把李自成赶出北京。直追到一片石地方，把圆圆夺了回来，却是红啼绿惨，憔悴不堪。三桂是镜破重圆，钗分复合，便传令顿兵不进。摄政王到了北京，自然要改元建国，迎主入朝了。这是顺治元年的四月，那地塌天崩的警信，早已传到南都。谁知党祸未消，还有那归德的侯朝宗，宜兴的陈定生，贵池的吴次尾，标立复社名目，专一排击魏忠贤余党。什么杨维斗、刘伯宗、沈昆铜、沈眉生几个

监生，都来附和，使得阮大铖躲在裤子裆里，一动都不敢动。那大铖有个至交杨龙友，认识这班复社社友，要想把大铖疏通疏通。知道侯朝宗是个领袖，便趁着朝宗无聊的时候，带他到秦淮水榭，流连佳丽。这秦淮是南都的胜地，灯船两岸，栉比河房，画槛雕栏，绮窗丝幃。龚芝麓的顾横波，钱谦益的柳如是，皆是秦淮隽品。这李贞丽的假女香君，调丝弄竹，更为后来之秀。朝宗与通款曲，一见倾心，香君亦肯委身相事。佳人才子，蝶合鸂飞。这杨龙友更办那箱笼呀、首饰呀、筵席呀，侯朝宗竟不曾费得分文，只在做定情诗的时候，袖子里取出一柄宫扇，题着一首绝诗道：

夹道朱楼一径斜，王孙初御富平车。  
青溪尽是辛夷树，不及东风桃李花。

这柄宫扇，香君便做了定情的信物。后来香君知道各样套具，都是阮大铖的银钱，一并退还了杨龙友，情愿跟着朝宗荆钗裙布，诗酒盘桓，连一班复社的人，都把香君叫做老社嫂了。只有阮大铖恨得侯朝宗牙痒痒的，总想乘机报复。偏是凤阳督抚马士英、淮安漕抚史可法，为着左良玉领兵东下的事，在清议堂会议，阮大铖便向士英诋毁朝宗。虽则史可法代他辩护，杨龙友替他筹划，只得避祸到市隐园史可法那里去了。这面阮大铖还气香君不过，趁着迎驾拥立的功劳，连升带保做了兵部侍郎，硬把香君逼嫁漕督田仰。香君额血溅扇，坚不肯行。倒是杨龙友替他补成折枝桃花，成就了一段情场佳话。后来香君依旧送进皇宫，做了薰风殿里一个女供奉。朝宗同香君的缘分，从此算是勾销。孔云亭《桃花扇传奇》里还有什么一会，说朝宗拜继之为师，香君拜玉京为师，同时入道。我还记得《北尾声》一阙道：

你看他两分襟，不把临去秋波掉。亏了俺桃花扇，扯碎一条条。再不许痴虫儿，自吐柔丝缚万遭。

毕竟朝宗未曾随着继之，继之亦到南京来了。只有香君情苗芟尽，绮债偿还，终究与玉京为伍。这便是《桃花扇》的结束。

那南京城里，自从福王即位，总是楼台歌管，院落秋千，没有恢复北方的论调。便是两刘、高、黄四镇，亦早已不和起来了。单靠着一个史可法，如何支持得住？正是：

动地鼓鼙思将帅，沸天弦管闹官家。

欲知后事，且听下文。

## 第二回 圆破镜垂恩宠公主 弃故剑希旨禁王妃

上回说到南都闻变，拥立福王，国号弘光，全凭着马士英、阮大铖一班人，怙权弄势，把史可法早已赶逐到扬州去了。这个消息，传到北京，那摄政王说：“明朝丧君有君，偷安在东南半壁，权缓南下，看他有没有立国的希望。”一面改殓帝后，抚恤故明宗室，优礼故明臣僚，将流贼的腥染，一概扫除净尽。忽报故明坤兴公主，有一道表章，亲自陈情。大略道：

念可怜臣妾，痛双亲永别离，常则是高天局蹐，总无计可伸罔极。愿从今衣化衲，但长斋绣佛，但长斋绣佛！洗除了粉黛红妆，剪去那烦恼青丝，诵一回鸚鵡心经，权当做潇湘灵瑟。伤往事，如流水；叹命苦，不堪提。把这没收管的人儿，葬向莲龕底。守定蒲团忏昔非，红尘早捐弃。惟望我天心鉴察，怜怜悯。成全苦志。

摄政王看了一遍，便向范文程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坤兴公主，又是那个的公主呢？”文程道：“臣只知道故明崇祯帝有个公主，已经殉难了。周钟是故明懿戚，王爷只要问他便知。”摄政王便立传周钟进见。

原来这周钟是周奎的儿子，便是坤兴公主的嫡亲舅舅，曾经投降过李自成，后来又在摄政王驾前充了一名侍卫。这周奎的家私巨万，早已被李自成抄没了。周钟对摄政王碰了头。摄政王将公主表章递给周钟。周钟道：“这个是极可怜，极可恨的呆孩子。从前故帝殉国，曾在他臂上刳了一剑，忽然晕去。李兵入宫的时候，臣见他尚有热气，着人抬回家去，叫臣母卜氏悉心调理。卧了五日，渐渐苏醒，说道：梦见维摩居士替他治好伤痕。伴着臣母住下，见了臣面，骂得臣不亦乐乎。臣从此也不去管他。后来臣母故后，便在彰义门外维摩庵里带发修行。臣想这孩子是亡国余生，已失却公主资格，幸而品貌长得很俊，现在从龙群彦没有妻室的很多，臣想替他匹配一个罢了。他却口口声声要匹配那故太仆公子都尉周世显。王爷呀，沧桑已改，社稷全非，茫茫人海中，那里去寻这周世显？如今又弄出这种表章来，盛世昌明，岂容有这等冒渎？臣该万死！迨臣去训斥他一番便了。”摄政王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周钟，这公主没有尔等这班人通权达变，他却是个节烈女子！孤想古人说的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，只要未将周世显寻得，那公主便不必出家。”一面宣召坤兴公主入宫，去朝见皇太后；一面通谕九门差官遍访周世显





周钟将外甥女坤兴公主领回家中

亡国破，这都被流贼所害，寄居尼庵终究不是了局。予想将公主寄在膝下，仍旧赏格格封号，土田钱物，一切如例；另赐第宅一所居住，待找到驸马周世显，再行完姻。平时常到宫里走走，让北方这几个格格，看看南方的榜样。予却不逼你改妆，你放心罢！”几个老宫娥，听到皇太后的恩旨，想到公主的毫无依靠，都劝公主谢恩。公主道：“薄命之人，荷承抬举。臣妾是从九渊升入九天了，但一日寻不到驸马，臣妾一日不出尼庵。况且亲丧未满，不敢改易吉服，皇太后的恩典，臣妾岂不知感？若不嫌臣妾是不祥人物，臣妾当十日一朝，来替皇太后解闷。”说罢，又跪了下去。皇太后也并不勉强，从此催着摄政王上紧寻那周世显。果然不到几时，有个差官在城外酒楼里面，遇见了世显。皇太后按照格格的排场，凤辇龙旗，鸾辇象服，一路还扎着彩棚搭着灯棚，派了洪承畴、金之俊两个人做媒妁，使周世显赴邸就婚。这时早惊动了满朝臣宰，红顶花翎，蟒衣补服，排班的来道喜。那周钟也着实兴头。真是写不尽的繁华，说不完的贵显。宝钗瓔珞，玉佩珊瑚，夹杂些镜匣脂奁，陈设得齐齐整整。神仙世界，美满姻缘，那一个不说优待旧朝的恩礼？还记得老赞礼有几句赞词道：

伏以乘鳳扇引，定情于改朔之朝。金犊车来，降礼于故侯之第。人非鹤

下落。公主听了这样消息，真是生死人而肉白骨，还怕不感激涕零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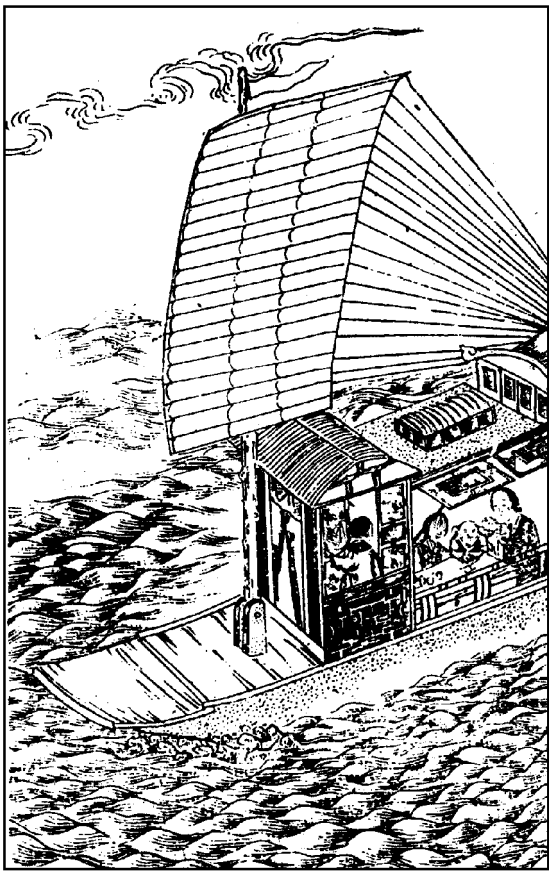
老尼本来不愿公主出家，竭力怂恿公主遵旨朝见。公主换去缟素，穿了青衣布裙，来到宫门候旨，自然有太监宣传进去。但觉未央太液，都是从前生长的地方，如今鸠占新巢、燕来故垒，泪珠儿不觉滚下来了。便对着守门的铜驼，也是点头微叹。宫女掀帘，让公主步入。这皇太后早站了起来。公主按着仪注行礼，看见皇太后长袍厚鞋，髻作双叉。早有几个年老宫娥，还认得旧朝公主。皇太后传旨赐坐，觉得公主柳眉蓉面，绰约婀娜，正如出水青莲，不着一丝尘俗。便问年龄几岁？公主道：“臣妾十有六岁，是中宫母后周氏所出。”皇太后又问问周世显情形，公主从容奏对，不卑不亢。皇太后笑道：“予虽久居漠北，却爱南方人长得聪明伶俐。现在到了中原，又在深宫里面，找不出聪明伶俐的女子作伴。公主家

市，慨紫玉之重生，镜异鸾台，一看乐昌之再合。敬请平阳贵客，玉殿嫦娥，升堂行礼。

这周驸马同坤兴公主团圆以后，一个比不得佛门的寂寞，一个比不得旅邸的飘零，双宿双飞，果然甜蜜。公主又听得南都拥立，流贼败亡，觉得祖宗的血食，还有一线希望。那知南京这位弘光皇帝，除了听歌曲、御童女以外，一点没有能耐，真是得过且过。从前马士英商议迎立福王，侯朝宗在史可法面前，说福王有三大罪，有五不可立。这第三罪便是，乘离乱之时，纳民妻女。到得福王正位，这些往时的“故剑”，早已丢在九霄云外。偏有那不知事务的童氏，说是福王元妃，河南巡按御史陈潜夫想借此得点恩宠，备了车驾仪从，从河南送到湖北汉口，直下长江，旌旗飞扬，冕旒秀发，一路牙樯锦缆，在金陵水门停泊。早惊动了一班官僚，争先迎接。不道弘光听了怒不可遏，命将童氏下锦衣卫狱，并逮潜夫审问，在朝的马士英、王铎示意法官严加拷讯。那童氏终究矢口不移，还说有皇子金哥、玉哥可以作证。最后刘良佐上疏力争，说上为群臣所欺，将使天伦灭绝。弘光便下一道手谕道：

朕元妃黄氏，先朝册封，不幸天逝。继妃李氏，又已殉难。登极之初，即追封后号，诏示海内。卿为大臣，岂不闻知？童氏不知何处妖妇，诈冒朕妃。朕初为郡王，有何东西二宫？据供是邵陵王宫人，尚未悉真伪。若果真实，朕于夫妻之间，岂无天性？况宫媵相从患难者颇多，夫妻之情，又岂群臣所能欺蔽？宫闱攸关风化，岂容妖妇阑入？国有大纲，法有常刑，卿不得妄听妖讹，猥生疑议。

手谕发出，定要法官处死童氏。法官虽则知道童氏冤枉，却又不像正式王妃。料定大庭广众的推问，便是桁杨刀锯，也不会怕，万一骤然处死，必道有心灭口。踌躇了几日，童氏已骨瘦柴立，奄奄欲毙。两个孩子，是跟着陈潜夫取到的，却是峥嵘头角，举止不凡，原像金枝玉叶的出身。童氏这种光景，谅来不肯直说。便乘着夜间，从监狱里提出陈潜夫，松去枷杻，在书房里置酒相待。那法官这番举动，潜夫早已知



陈潜夫送童氏及子女至南京

道，经不得法官卑词愉色，向潜夫问那童氏的缘由，潜夫便道：“童氏来辕陈诉，我却惶骇得很，也不敢得罪他。只说兹事体大，不在我范围以内。后来被他纠缠不过，带着两个儿子来见，我也可怜他这两个儿子，替他陈奏一番，偏是碰了钉子，叫我驱逐出境，我自然奉旨遵行。他却把召幸的始末，入宫的始末，出亡的始末，痛哭陈词，告诉了我。还说一个人死不足惜，这是龙种，如何能隐匿不献？我的送他南下，不是为这童氏，实是为这两个皇子。不意因此获罪，只好同着皇子前来见驾。如今夫妇、父子不能一面，我陈潜夫还不是当今的罪人吗？”法官道：“先生总有昭雪之日。只是童氏，叫晚生如何发付？”潜夫道：“前日马士英为元妃出揭，说童氏借有金哥、玉哥，一妇人不足惜，然皇嗣正重，这不好据此定讞吗？”法官微笑道：“先生差矣！如今伪皇妃一案外，还有伪皇子一案。今上的皇嗣固重，烈皇帝的皇嗣不更重吗？马士英为着百姓疑惧，有这种话头掩人耳目，其实他处死童氏的心，比法官的手段还要辣呢！况且童氏是真妃，马士英也不好称他做妇人。若是假的，还有什么皇嗣！晚生知道了，先生请回。”潜夫跟了狱卒退出。

法官把童氏请来。这童氏玉颜憔悴，云髻欹斜，一步一步的挨上阶来。后面跟着金哥、玉哥，都是单衣单裤，器宇却轩昂得很。法官请一行人坐下，便絮絮叨叨问这童氏

说：“你的行径，我已调查明白，得幸是真的，入宫是假的；生皇嗣是真的，封元妃是假的。你只要详细告我，我自然替你辩白。”童氏瞪了一瞪，对着法官道：“我是为着两个孩子，不然早已自尽了。做一个妇人，嫁着了皇帝还是这样结果，那平民百姓不知要怎样受尽凌辱呢！我前番不自供明是邵陵王宫人吗？出宫遇着了这位王爷，比胶还粘、比漆还合，虽算不到《长生殿》里的唐明皇、杨贵妃，同那汉朝的赵合德，隋朝的吴绛仙，也不相上下。只是兵戈迭起，他要固守登陴，儿女情长，不免英雄气短，所以只住在外面，生下这两个儿子。他也时来看视。还记得河南城破这一天，他骑着马，改了服色，还给我二十两银子。我所以不怕辛苦，想同他做一个生诀，妃不妃、后不后，我也并不计较。这李妃殉难之后，他却封我第三王妃。如今总是这班不知廉耻的小人，希承他的意旨，把我监禁起来，受这种苦恼，受这种凄凉！



张薇在松风阁里作一个小小桃源

你看这两个小孩子，冬天不是要冻坏吗？他人说‘生生世世，不要入帝王家’，这句话居然应了。”说罢，母子三人相抱而哭。

法官正在无话可答，外面一阵喧嚣，早有人匆匆的走进来，说道：“老爷不好了！”法官是心细的，连忙对童氏道：“我已领会，过几日便好出狱，不必愁烦。”童氏拜谢了法官，呜咽出门。法官便问来人：“为什么大惊小怪？”他说：“清兵来了，皇上走了，马士英、阮大铖不见了，史可法殉难了。各署的官，都去迎接定国大将军豫王了。”法官问：“去迎降的，是何等样人？”来说：“一个龚尚书芝麓、一个钱尚书谦益，其余都记不清了。”法官道：“我张薇原是先帝旧臣，国破家亡，早绝功名之念，为何今日走在漩涡里，助纣为虐？如今南京一破，国在那里？家在那里？且到松风阁去静养几天，再定行止。”原来这法官是锦衣卫仪正张薇，自北而南，备尝艰苦。福王命充此职，他是审周雷一案，审候陈吴一案，已经十分感慨。后来审到童妃，便有挂冠之计，经此一番变动，他遂去了靴带冠袍，换了芒鞋鹤氅，在这松风阁上，安排笔床茶灶，作一个小小桃源。那知道这班迎降的人，偏不肯饶他，开着许多名氏，这大锦衣张薇，也在捕拿之列。张薇得了这个消息，便说“君子见几，不俟终日”，大踏步出了松风阁，口里朗吟道：

眼望着白云缥缈，顾不得石径迢遥。渐渐得松林日落空山杳，但相逢几个渔樵？翠微深处人家少，万岭千峰路一条。开怀抱，尽着俺山游寺宿，不问何朝！

这是顺治二年三月，张薇便弃家不知所之。正是：

四面踢开荆棘满，一生赢得蕨薇香。

欲知后事，且听下文。

### 第三回 市隐园顾横波祝寿 祇陀庵卞玉京朝天

上回说到清兵南下，钱、龚迎降。这龚尚书芝麓，名叫鼎孳，原是江南合肥县人氏。他却有两位夫人，第一位童夫人，因为受过明朝的诰封，将清朝的诰封，情愿让了第二位夫人顾氏。那顾氏原是秦淮佳丽，生得庄妍靓雅，风度超群，发鬓如云，桃花满面，还画得一笔好兰花，与马守贞不相上下。河房前面，更造了一座眉楼，绮窗绣帘，掩映成趣。凭栏一望，秦淮里面的画舫，日间箫鼓，夜间灯火，都好饱我的眼福。楼上牙签玉轴，锦瑟瑶琴，檐马丁当，炉香缭绕，人人称他为南曲第一家。他便署名一个“媚”字，字曰眉生。其时江南文酒，眉生家从无虚夕。红妆与乌巾紫裘相间，几坐无眉娘不乐。后来被一伶父所侮，尝遍了簪绂的风味，便也推幢息辙，矢脱风尘。龚尚书是雄膏盖代的人，见了媚娘，愿用万金替他脱籍。媚娘轻财好客，不减尚书。故吏门生，以缣笈乞媚娘画兰的，动辄盈筐。媚娘随意挥洒，自有一种幽静的意致。署款自称横波夫人，便也改姓徐氏。陈退庵《秣陵集》尚有《青溪访顾眉生眉楼遗址》，诗云：

舫棹青溪水阁头，居人犹说旧眉楼。春山何处窥明镜，新月依然上玉钩。  
身世沧桑悲永逝，闺房福慧悔双修。含光同被虚名误，皖水虞山一样愁。

横波夫人自从受了清朝封典，龚尚书也联翩直上，堪堪要位登台阁。这班诸臣媚子，趋奉尚书，那一个不趋奉横波？横波珊瑚鹤补，宫裙绣帔，不但旧时曲中姊妹，望得他同天仙一般，便是王谢故家、崔卢旧第，也羡慕他是青楼的魁首，曲卷的班头。尚书更是百顺千依，不敢违拗他一句。这是金陵王气，黯然都收，楼管劫灰，美人尘土。总算一座市隐园，尚依然完好。尚书同了横波，便在这里下榻。那横波本是好事的人，正值三十岁寿诞，自有丁继之、张燕筑几个旧清客，来供奔走。还有姊妹行中的李大娘、十娘、王节娘这几人，替横波盈盈下拜。尚书本也挥金如土，况且横波喜欢热闹，便乘势开灯张宴，邀集宾客数十百辈，前来听戏。老梨园郭长春，亲自唱了一出。接着丁继之、张燕筑及二王郎，串了王母瑶池宴。横波垂帘命酒，同李大娘等谈谈旧事，知道葛蕙芳跟着孙克咸入闽了，马婉容又跟着杨龙友去了，寇白门跟着保国公，也不知存亡死活。王微波被张献忠留在营里，只有卞玉京做了女道士，住在祇陀庵里。横波想去邀玉京来一叙，倒是十娘说：“玉京黄绳道服，闭户清修，他誓不再履尘世，我辈何必

去惹他呢！”横波道：“正是十娘的养女香君，做了薰风殿女供奉，究竟有无下落？侯朝宗听说同高鹞子不合，回河南去了。香君嫁不着朝宗，我叫老爷做媒，替他访一个佳婿，总要比杨龙友做媒强多呢！”十娘听了，呜咽起来，说香君在杭州西湖出家了，同着童娘娘在一起住。横波问：“那一个童娘娘？”十娘道：“他是弘光皇帝的妃子，因为皇帝不认，下在狱里。到得南京城破，幸亏锦衣卫张老爷救他出来，带到杭州。他在断桥旁边造了水仙庵，招集女修，替周皇后祈福。香君跟了故宫宫女同去的，我也没法子劝阻她。真叫做江山好改，本性难移。”

大家正在絮絮叨叨的讲话，忽然尚书闯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外面有一个门人严姓，新拜浙江监司，逗留白下。我约他来与宴，他坚要进来替夫人上寿，还是允他不允？”横波道：“有什么不允呢？”道言未了，那严姓蓝顶补褂，擎帘长跪，捧卮称：“贱子替夫人把盏。”这班女客，惊得大家离座，或竟向内房躲避了。横波不慌不忙，接了酒盏，一饮而尽。那严姓后面拥着许多男客，有拍手的，有狂笑的。横波眨一眨眼，只见红蓝黄白，各样颜色的顶子。早有一个修髯白面的人，排众出来，向尚书道：“我等众人也要敬夫人三爵。”横波认得这人是钱谦益，便整衣稳佩，步出帘来说：“贱妾初度，诸位大人宠临，已属非分，那里敢当赐酒？还是贱妾先敬三爵。”说罢，有一个前发齐眉，后发披肩的小婢，捧着银壶，斟了一杯，递在横波手里。下面值席的仆人，把诸客的酒一概斟满，横波衿一衿衿，将酒一提便饮。三爵既毕，横波掀帘进去。唱戏的呈上戏目，点齐了重复开锣。酒阑歌阕，已是三更天气。横波留着李大娘、十娘住下。约定明早到祇陀庵进香，并与卞玉京谈谈。横波卸去严妆，只穿着短襦绣裤，腰支轻亚，弓弯纤小，望去不过二十许人。尚书等到客散，也到李大娘、十娘这边来凑趣。那知这桩祝寿的事，未免小题大做，传到北京，却被给事中孙垵龄上了一疏道：



卞玉京鼓琴送横波

龚鼎孳饮酒醉歌，俳优角逐。前在江南，用万金置妓，名顾眉生，恋恋难割，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。淫纵之状，哭笑长安，已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。今歌饮流连，依然如故。且为该妓称觴祝寿，糜费巨金。仕宦篙绅，喧呶达旦。故君在殡，

更以父丧，亏行灭伦，莫此为甚。请飭部察核停格。

这疏上去，摄政王只将尚书降了二级，却传谕从速北上。横波同着大娘、十娘，自从祇陀庵进香回来，也收拾行装，准备起程了。卞玉京知道横波将行，便在庵中设斋饯行，仍旧约了大娘、十娘作陪。酒至半酣，从房里携出琴囊，呼小童焚上好香，弹一曲《高山流水》。仙露同润，清风徐来，十指间拂拂若有云烟的气。横波叹曰：“卞姊如此，我辈真凡胎俗骨矣！”玉京推琴而起，又捧出一部《法华经》来，一片霞光耀人眉宇，仔细看来，觉得比朱砂还要细腻腴润。横波便问道：“这是用什么写成的？”玉京道：“贫道自悲身世，深愧蹉跎，要想忏悔罪孽，刺取舌血逐日作为功课。如今供奉起来，为尚书同夫人祈福。”横波诸人此时已散坐啜茗，玉京邀三人到云房随喜。但见石屏纸帐雅淡异常。四壁挂着画兰八帧，婀娜刚健，水墨停匀，款称玉京道人。横波道：“卞姊有此画法，我愧不如。”玉京道：“这是近年遣闷之作，若比夫人，真是小巫见大巫了。”横波看得玉京虽是清隽，深虑难乎为继。又道：“卞姊这样便算结局吗？还是择人而事？”玉京笑道：“出家人那可再堕尘劫？况且贫道从十八岁侨居吴门，后来便到秦淮居住，堕鞭公子，走马王孙，当时并不措意。料不到南都一变，我辈便乱头粗服，任人蹂躏。不得已才算入道，却又被东中诸侯劫去，强人当夕。幸亏婢子柔柔，有点权变，将他嫩蕊娇枝，掉我残花败柳。我迤邐到了祇陀庵。竹篱茅舍，已是坍塌不堪；蝠粪当门，蛛丝满户，勉强修葺一番。都仗良医郑保御，力为资助，便做了祇陀庵主。长斋绣佛，精持戒律，与外人罕通闻问。因为夫人同大姊、十姊，都是手帕旧交，是以有此一席。夫人，你看庵外这一带锦树林便是贫道玉京葬骨的地方。贫道诵经的余暇，不是画画兰，即是弹弹琴。后来被吴梅村学士听得，便做了长歌相赠。还记得几句道：

昨夜城头吹笛簫，教坊也被传呼急。碧玉班中怕点留，乐营门外卢家泣。  
私更妆束出江边，恰遇丹阳下渚船。剪就黄绡贫入道，携来绿绮诉婵娟。

这几句，恰为贫道传出心事。但是欢场不再，绮孽全除，倒安安耽耽在这祇陀庵里。夫人荣华富贵，正未有艾。大姊、十姊，绮年玉貌，怕没有如意郎君？贫道赋命孤虚，何苦随人逐逐，斋鱼粥鼓，与鼎食钟鸣，各有一番声价。不知道贫道有福消受没有？”说罢，洒下几点泪来。横波竭力安慰了玉京，同了大娘、十娘归去。

不多几日，横波是陪着尚书赴北了。大娘亦尽货金珠，以向胥生。十娘从良，尤不知卜居何所。玉京伊郁易病，处此萧条景况，回想一绺一曲，此乐何堪再得？药炉茶灶，于得郑医生盘桓不去。玉京也有情聊胜，把郑医生当做知己。正在长日恹恹的时节，病人本没有情绪，忽然接到了苏州一信，说玉京的妹子卞敏，已丧所天，要到庵里来探望阿姊。玉京喜得大兵之后，骨肉重逢，便倚枕写了回书。苏州到南京，本没有几多远，只因沿途烽火，舟楫难通，约莫二十日才到了南京城里。这卞敏幼年也曾到过秦淮，鼓琴画兰，不在玉京之亚。申相国的孙子极为赏识，便纳在后房专宠。申家是簪缨世族，久受国恩。这相国的孙子名唤维久，也是一榜举人，官拜南都员外郎。诗文的声

名，洋溢海内。复社公子里面，算得一个鼎鼎的。卞敏喜得其人，深喜落花有主，不道维久一病，消渴经年，早被召作修文郎了。申家的眷属，归罪卞敏，定要叫她下堂。她想来只有这个阿姊，特地投奔祇陀庵。见了玉京，彼此大哭。那日，玉京扶病强起，云鬓不整，像个黄面瞿昙。看了卞敏，缟服练裙，映着雪白的玉肤，更觉风情绰约。但是青年失偶，又遇着这种荒乱的时代，不知道若何收拾。又想：自身病状如此，没有一个关切的人，一旦溘然长逝，那一个替我来布置？有了妹子，便算有主，若是苟延残喘，风晨月夕，也好解破岑寂。卞敏看得阿姊地方清静，没有人来缠扰，亦愿跟着玉京入道。玉京道：“我是悲欢离合，世味都尝遍了，心如古井，一点不起波澜，才能够稳坐这蒲团上。你同申公子情浓的时候，遇着这个打劫，论情论理，出家也算正理。但是蚕丝未尽，蜡炬未干，且在我这里挨过五载三年，再定行止。”卞敏自然没有话说，跟了阿姊看经茹素。玉京也鲜健一点，闲来谈谈旧事。日间，还有郑医生来走动，说道：“清兵虽则下了江南，俘了弘光皇帝，那福建地方，已经别立唐王。这班投降清朝的明臣，也都奔赴福州，去做那开国元勋了。”玉京道：“我们是出家人，管不到国家的兴亡，时局迁变。只是崇祯皇帝同周皇后，应该追荐追荐。我想趁着今年中元令节，打一个醮，邀集杭州、苏州这班女僧女道。听说旧院李香君跟着童娘娘也在杭州。妹子闲着无事，替我绣副长幡，好在三清前悬挂。外面的事，都要托郑先生了。”



卞敏随新夫去福建

玉京兴兜兜的办这醮事。果然杭州、苏州的同修，都肯临时前来襄助。不道一交新秋，玉京病又加剧了。卞敏极意调护。到得顺治二年七月初十日，玉京已解除遗蜕而去。临终嘱咐卞敏，葬在庵外锦树林；只要求钱尚书题一块墓碑，写着“故明女道士卞玉京之墓”十字。这时苏杭同修，为着醮事赶到，先于十四日把玉京安了窆，十五醮事。公推童娘娘主坛，铙钹喧天，香烟匝地，整整闹了三日。因为祇陀庵无主，便商请童娘娘，留下李香君管理一切，童娘娘自回杭州水仙庵去了。香君在祇陀庵里，传了玉京衣钵，晨钟暮鼓，已成了清净女修。只为看着卞敏，尚无结束，倒是一桩心事。况且卞敏到过豪家，见过名士，等闲的人，卞敏也不放在眼里。幸亏郑医生极力张罗，寻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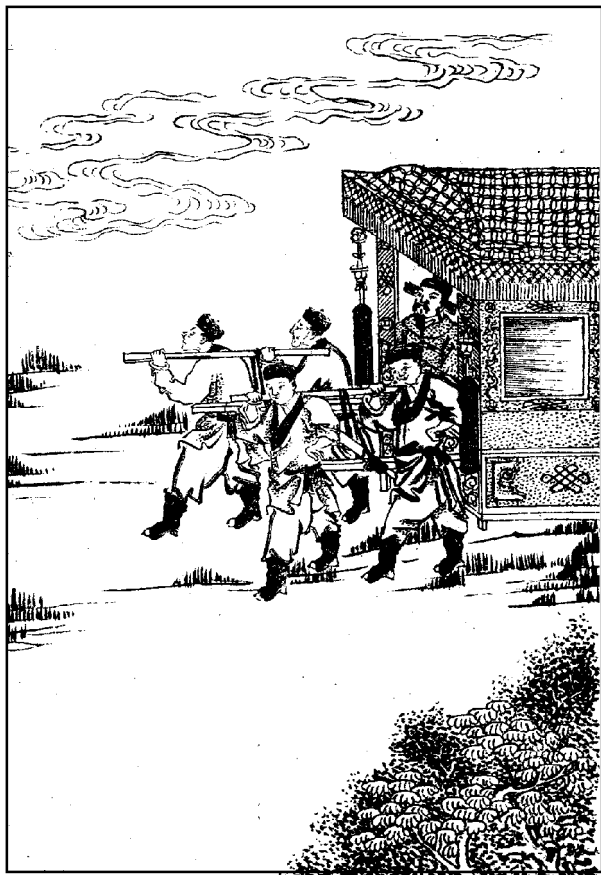
了一个陈姓贵客，既无嫡妻，又无子女，随着他福建上任去了。香君将玉京遗物，一并交与卞敏。此后连郑医生也不到祇陀庵了。正是：

收拾虫沙归土壤，扶摇鹰隼出风尘。

欲知后事，且听下文。

## 第四回 命防河鸳侣警邢姨 志过墟鹈飞感刘妹

上回说到唐王拥立，改元隆武，明朝的遗臣，纷纷往福建去了，又做出一番事业。但是江南这个地方，龙蟠虎踞，外面又有史可法督师，四镇犄角，为什么北兵一到，束手受降？便那北京的摄政王，不是说暂缓南下吗？那知道南都的沦陷，也是防河的总兵许定国，去迎接来的。许定国原是一员骁将，他的夫人侯氏，也广有智谋，驻扎在睢州城内，正是南北防河的一个关键。清兵在黄河北面，正眼儿都不敢觑他一觑。偏是南京城里，闹得马仰人翻，并无一点中兴气象。定国也微微有些知道，只说防务紧急，要求史可法调兵协助。史可法派了兴平侯高杰，随带本部人马，到睢州同定国会合。又请侯朝宗做高杰的参谋。高杰虽然舍不得扬州，所谓军令在身，义无反顾。



史可法派高杰去睢州同许定国会合

论到高杰的本领，也不弱于定国，只是勇而无谋，坚于自信。他从前在李自成部下，曾经长驱入汴，并力图湘，自成是极亲信他的。因为同自成的妻子邢氏发生关系，自成知道了，要手刃高杰，高杰便带了邢氏投降明朝，屡立战功，使自成不敢下江南了。这时防守扬州，位居侯爵，邢氏也封了一品夫人。从前自成对着邢氏，并不是正式的匹配。邢氏花一般娇，柳一般媚，本来看不中自成，只是大批的金银，整匹的绸缎，随着邢氏使用，也就相安下来。那知邢氏在府里，一年见不着自

成的面，更不要说枕席上的恩爱了。高杰是家将的首领，同邢氏时常见面。邢氏看得高杰一表非俗，便有心倾向高杰，始终碍着名分，不敢轻举妄动。还是邢氏定了投明的计策，才算成就了好事。高杰虽是一条小小的蛇，却比自成这种疲龙活泼勤敏得不少。邢氏打点了银钱细软，跟着高杰逃之夭夭。高杰惧邢氏严毅，昵邢氏美艳，慑服得番山鹑子，终身不置侧室。自从坐镇扬州以后，靠着邢氏号令肃穆，所以军民安堵。偏是仪征的黄得功，看不起高杰，说他是个草寇。刘泽清、刘良佐又附和得功，一定要驱逐高杰。可法无可奈何，才把高杰调去防河。史可法实在少了一只臂膀。高杰知道可法兵单马弱，仍留了一支劲旅，叫邢氏带着，住在扬州。高杰只带去本镇一半兵马。

计议已定，高杰辞了可法，回衙与邢氏话别。邢氏置酒饯行，座中有高杰的外甥李本深，兄弟高俊，邢氏亲手举杯付杰，说道：“侯爷率师北上，建立不世之功，妾身何敢冒渎？但闻得总兵许定国，久驻睢州，根深蒂固。他要北就北，要南就南，举足重轻，全在定国一人。侯爷总要结之以恩，感之以信，不是上阵杀贼，可以专讲勇力的。扬州的事，妾身断不推诿。只怕侯爷没有妾身在旁，虽满布参谋，未必肯听。妾身倒是踌躇得很。”高杰道：“夫人放心。本藩此行，一戒色，二戒酒，三戒杀，军事都听侯参谋指挥，一年半载，便好功成身退了。”正说话间，高杰的儿子，只有五岁，也在邢氏旁边坐下。高杰又道：“这孩子可以过继把阁部元帅，将来自有照应。”邢氏亦点头称是。

席散以后，高杰准备次日祭旗，三日后出发，由水路先赴徐州。邢氏总觉得心神恍惚，坐卧不宁。这晚睡了下来，模模糊糊得了一梦。梦见自己顶盔贯甲，站立天帝丹墀下面，有一冕玉搢笏的，捧册来觐，说是在劫人数。天帝问南人多，北人少吗？捧册的答应着是。又说，高杰开刀，定数应尔。邢氏听了一悸，醒来便劝高杰解除兵柄，释甲归农。高杰说道：“这是夫人因思成梦，那里有这种事。”次日依然出去祭旗，不道风吹大纛，倾折下来。又到演武厅里试炮，红衣大炮，无故自裂。邢氏料定此去不祥，便要将儿子过继的事，赶紧办好。可法起初不允，叫他继予他人，经不得邢氏跪地哀求，才算承认。华筵歌伎，袍笏满堂，这真是苦中作乐。

看看已过三日，高杰违不得帅令，舳舻千里，旌旗蔽空的向徐州进发。早有大盗程肖宇，率健将六人，投降高杰马前。高杰阳与歃血，阴便乘醉骈诛。还有永城乡绅倾家犒军，也把他无辜惨杀。这个信息传到睢州，许定国便要设法防备。侯氏暗叫差官到徐州，探高杰的邢夫人同来不曾。知道只有高杰，同几员裨将，几个参谋，侯氏便向定国道：“高杰能够讲理，同是明朝的臣子，看史阁部面上，让他一点。若仍旧是强盗行为，只要如此如此，我们怕保不住这总兵吗？”不多几日，高杰从徐州起行，在睢州二十里外扎营，把王命旗挂在城墙高处，传令无故入城的视此。第二日只带了精锐三百人入城，定国素服角带，自称总兵许定国叩见侯爷。高杰下马扶起，并辔入衙。彼此钻刀定盟，约为兄弟。定国知道邢夫人不曾随营，便进上两个美姝。高杰笑道：“行军之日，无所事此。弟如有心，为吾畜之。俟扫清中原，以娱吾老便了。”定国看得一计不成，只好再商二计。高杰便传令定国要在教场点卯，定国只得应允下来。那知定国十万的